

因病牙髓Necrosis者牙色變黑)。

17齒漏候 Gingival abscess

手陽明之支脈入於齒，風邪客於經脈，流滯齒根，使斷腫膿汁出愈，而更發謂之齒漏。(牙槽膿胞)。

18齒斷候(音楚，乃傷酢也)瑯質磨損症

齒者骨之所終，髓之所養，髓弱骨虛，風氣客之，則齒斷。

19拔齒損候 拔牙後出血過多

手陽明足陽明之脈，並入於齒，拔齒而損脈者，則經血不止，藏虛而眩悶。

20齟齬候 Bruxism. 軋齒

齟齬者，是睡眠而相磨切也。此由血氣虛，風邪客於牙牙筋脈之間，故因睡眠氣息喘而邪動，引其筋脈，故上下齒相磨切有聲，謂之齟齬。(精神不安、胃腸弱，體內有寄生蟲都可引起此症。)

21齒黃黑候Necrosis of pulp

齒者骨之所終，髓之所養，手陽明足陽明之脈皆入於齒。風邪冷氣客於經絡，髓虛血弱，不能榮養於骨，枯燥無潤，故令齒黃黑也。(因Pulp的Necrosis而失去榮養而變色。)

我國隋朝相當於歐洲第七世紀，回顧當時歐洲的牙醫學和本文所論之見解並不見有何高明之處，然自文藝復興以後，歐洲一切科學逐漸進步，牙醫學亦隨之漸啓曙光，至18世紀，有法國外科軍醫Pierre Fauchard氏，將所有牙醫科學加以一番整理，於1728年發表其名著「Le Chirurgien Dentiste On Traite des Dents」，從此牙醫學基礎大立，聲望大振，為近代牙醫科學闢一坦途。

如果一千年前的中國學者，能够本著格物致知，窮求真理的精神，在醫療儀器與藥物方面繼續有所新見，則今天可能也在牙醫科學上立於領導地位。却一直等到19世紀中葉，歐美派遣具有醫學牙醫學知識之傳教士到我國，開診所兼傳教並教授學徒，以後才有少數留學生到歐美各國研習牙醫學，現在始進入科學化的牙醫學時代。

可惜我國一般國民對於牙醫學或是口腔衛生不甚重視，以致於受正式牙醫學教育出身的牙醫師也缺乏社會保障，故有發生人才外流的現象，對我國正常牙醫學的發展，敲出了警鐘，令人慨嘆。如何促進國人認識牙齒的重要性，有賴我校同學，畢業校友的努力奮鬥。

越洋書簡

九月末一個陽光耀眼的早晨，你那麼依依的揹滿我兩年來的絮語、溫存與祝福而踏上旅程，不知這麼一去歸期又是何時，但總算達成了我對你的期望是不？凱凱。你向來是那麼容易自我滿足，研究院畢業並不能代表學業的告一段落，何況你學的又是電機工程，我總希望你有更大的野心和衝勁，否則到了機械化的彼邦，怕你會追不上別人，相信你會同意我的看法，對不？凱凱！

一個月來為了辦簽證，領護照忙得你又瘦了許多，我天天記掛着你，要不是醫院實習分身乏術，我也會陪着你跑的，你要我不要耽心你的事，你想可能嗎？凱凱！那個禮拜天，我知道是最後一次和你相聚了，在博物館碰頭，你毫不隱瞞你的情感，帶着哀傷、溫柔的眼神將我緊緊環住，沉默代替了往日的笑語，國際那天演的是聲威震九洲，葛雷哥萊畢克和安白蘭絲主演的，都是我們喜愛的明星，但我却覺到你握着我的手逐漸潮濕而顫抖，放映時你還不住偏過頭來看我，我也轉過頭去，在黑暗中我們就那樣癡癡傻傻的看着微笑着，銀幕上演些什麼後來我竟一點印象也沒有，走出戲院後，拉着你的手臂，我才覺到分離的悲哀，那股酸澀的情感竟充塞我心胸，突然使我有哭泣的衝動，滿街的陽光，讓我們覺得空洞無奈，走入「田園」，微微的冷氣，柔和的旋律解除了我艱澀的理智，我開始回望你，眼神中告訴我我多不希望你離去，但心裏却為你高興，「學無止境，年青人應該有毅力、有恒心研究到底」我常學祖父的話來教訓你，你雖然接受了但却不服輸的捏我鼻子罵我胡說，以前你總以沒有更高深的學府來搪塞，但留學也不失為更進一步研究的好辦法，凱凱！你一切很聽話，不是嗎？

「咖啡好苦啊！」記得進入田園的第一句話，

我應該告訴你就像我的心一樣，但令我難以啓齒，我不能再情感兮兮的用言語鎖住你的心，「糖加得不够嘛，凱凱」我只這麼淡淡的回你，你溫柔的撫我的頭髮，我的下巴，告訴我要想你給你寫信還有畢業後要馬上去找你，低沉的聲音加上四周羅曼蒂克的氣息，那一陣我幾乎迷醉了，你的絮語濃濃至今仍在耳邊迴蕩，但我並沒敢抱那麼大的妄想，兩年後事過境遷往事如煙，誰能把握這段淡淡的友誼不會被風吹散，凱凱！只要我心底有你想你那就够了，你不要期望太多，我也不希望你太專注、虔誠把一切看得那麼嚴重，我一切是相信宿命論的，那麼久了，你難道不會了解？

相識於偶然而平凡，只因你爸爸跟我爸爸是朋友，難怪他們對我們的交往從不罩上異色的眼光，凱凱啊！他們怎曉得你已那麼癡癡的喜歡了我，可能嗎？那時你已經在研究院二年級了，你說我第一面就深深的吸引了你，那也算是一見鍾情吧！別罵我不要鼻子，我只是說單方面的，至少我那時並不知道，你說你喜歡我的瀟灑、頑皮和一股說不出來的「才」氣（不是貝字邊的才吧！）我却說不出喜歡你的那一點，也許一切都讓我很順眼吧！我喜歡你乖乖的平頭，夢樣黑亮的眸子，你一定要笑我又用錯形容詞了，你從來不做夢的，那管是白日夢，你那腳踏實穩定，用無比的耐力小心的建築我們的友誼之塔，你要我護着它不要讓它倒塌，我却笑你建築學可得考及格，那一段明朗、充實、洋溢着詩意與愛的日子，想當我們以後白髮如霜時回憶起來一定更加甜美，週末時到博物館看看畫展，在公園內漫步，到書店看看訂書或看場電影、喝喝咖啡，你不懂文學但和我一樣的熟悉屠格涅夫、左拉、托爾斯泰，在他們的領域裏思想永遠不會匱乏，我們也喜歡同樣的幾個明星，傑克培連斯、洛琳白考兒、安東尼昆他們都是有性格有深度的好演員，凱凱！和你在一起一切是那麼愉快，而時間逝去又是如此的匆忙，我們沒有回顧過去，也沒有支付未來，只是靜靜的享受眼前所有的一切，瘋狂、盲目、毀滅的愛情用在我們身上似乎並不貼切，我們很少因意見不一而爭執，因彼此的喜好那麼相近，你說要找個情投的人容易而找個意合的人却很難，所以一直很珍惜這份友誼，上機的前一天你還趕來家裏，我正好在家，見了你，喉嚨就梗塞住了，你細心的爲我提前送來了生日禮物，一條K金的項鍊還鑲上你的一張小照片，突然我就像小說中所描寫的了，張大了嘴、溢滿感激的淚水，向你奔了過去，「

噢！凱凱」你抱着我旋轉，「先祝你快樂啊！」你說，又叫又笑的那一瞬眼裏心裏就只有你了。

第二天早上特地請了假到機場去，「告訴妳不用來的嘛」你那樣的責怪我，却掩不住內心的喜悅，從你眼神中我都看出來了，凱凱我知道你多希望見我最後一面啊！說得這麼不吉利，你又要生氣了，你神采飛揚的拉着我穿梭在人羣之間，好多的朋友，凱凱，你真讓我昏了頭，你——的握手，我和你媽站在遠處望你，她眼裏有喜悅也有淡淡的悲愁，我却覺得你突然的長大了，你可以離開家裏單獨的踏上旅程，那需要多堅強的信念啊！凱凱，我真爲你驕傲，是分離的那刻了，再見聲中，我給你眨了個眼睛，你會心的笑了，盡在不言中，祝福你，珍重，旅途平安，一切如意，人羣又擠到看台上，一會兒你出來了，不停的搖着手，我給你套上的那個花圈在頸間擺動着，那麼多人叫你，我只在心裏叫了一聲「別了凱凱！」拋下一個飛吻，你中午就到了太平洋的那一岸。

然後是一封封的航空郵簡，你的近況，你的生活，你的思念之情密密麻麻的，讓我好感動，我知道你在那兒會過得好好的，你會很快的溶入異國的風俗習慣裏，你一直很好奇的，不是嗎？有什麼值得大笑的事不妨寫信回來讓我和你一起分享凱凱！

又是個瀟灑星光的月夜，秋風習習微有些涼意，我在燈下凝視着你的照片，你的明眸，你的笑意，讓我覺得你好聰慧，怎有這奇怪的感覺，可笑不？你說美國快要下雪了，我可以想見你躍躍然的樣子，別只顧玩雪，你從來冷暖不自知，我多擔心你會受涼了啊！也記得多加衣服凱凱！千言萬語，說到這兒仍意猶未盡，看到這篇你又要說我在文詞瀟了，分別了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忍不住要吐出一串長長的相思，寫在紙上，刻在心裏，「凱凱！我好想好想你」。

——給凱凱

謝敏惠